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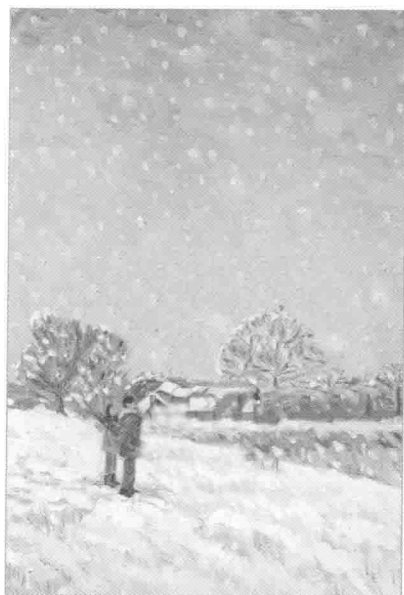
常新港经典长篇系列

亦德的冬天

常新港
常新航
绘 著



亦德的冬天



常新航
常新港

绘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亦德的冬天 / 常新港著. — 北京 : 天天出版社, 2014.8

(常新港经典长篇系列)

ISBN 978-7-5016-0883-6

I. ①亦… II. ①常…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 146461号

责任编辑: 陈 莎

美术编辑: 林 蓓

责任印制: 李书森 康远超

地址: 北京市东中街 42 号

邮编: 100027

市场部: 010-64169902

传真: 010-64169902

<http://www.tiantianpublishing.com>

E-mail: tiantianchs@163.com

印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9.875 插页: 6

2014年9月北京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字数: 190千字

印数: 1-10,300册

ISBN 978-7-5016-0883-6

定价: 20.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调换。

飞过童年的冻土带

常新港

我八岁去的北大荒，就像是从天上掉到那片冻土地上，滚成了一个冻疙瘩，不一样的童年也就开始了。一直到今天，我都在做同一个梦：在一个蓝黑色的冬夜，我穿着很少的衣服，在街上跑，跑着跑着，我的双脚就离开了地，头朝前，四肢变成了翅膀。我飞得太快了，无法让自己停下来。我都能感到肌体的寒冷，掠过峡谷和树林，掠过草地和河流，一头扎向未知的黑暗。梦中的我和现实的我，都能感受到夜的冷。

这个梦被我的大脑永远存储了，在我劳累的时候，在我快乐的时候，在我有梦想的时候，在我沮丧想远走他乡的时候，在我想忘记童年的时候，就会有一只神秘的小手，

摁了那个键子，把我扔进蓝黑色的冬夜里，让我双脚离地，飞一次，冻一次，清醒一次，然后是心旷神怡。

这是生命的记忆。

一个人有多少生命的故事？一年四季都是故事。

故事会从早晨开始，到夜晚结束。有的故事，从黑夜开始，就在黑夜结束，并没有等到黎明。

我的童年中的每一片草地，每一座麦秸垛，每一条小河，每一栋草房子，每一道篱笆，每一条狗一头牛一匹马，每一只鸭子一只鸡一只麻雀都是故事。每一个人，大人孩子，死了的人和诞生的新生命，都是故事。每一个听说过但没见过面的人，每一个天天在一起烦得要死最后又离不开的就像是连体人的人，都是故事。每一个给我留下伤痕的人，让我懂得生命是有咸味的。每一个给我幸福的人，让我知道活下去的每一个清晨，都有暖阳和露珠。有很多的人经常在我的生活中出现，但是我很快就遗忘了他们。有的人只给了我一个背影，我却能描绘出他的眼睛折射出的陌生世界。有的人打我，那是爱我，她是母亲。有的人打我，让我过早就懂得了人世间有恶有冷漠有黑暗，让我的承受力像一个男人。

.....

生命就像一辆车，它装载着太多的东西。一个作家做的跟别人不同的是，他是用心推着生命的车奔波在人生的

路上。

天天出版社要将我的长篇小说予以规划出版，我心里涌出很多的感慨。我可以把生命中的四季，生命中的冷暖，生命中难以割舍的泣血故事比较全面地呈现出来了。

我已经说过千百遍了，一个人的身体的伤痛，最容易被忘记，是可以没有记忆的。但是，内心的伤痛，是流淌在血液里和雕刻在心上的。我渴望把自己对人性的感悟书写展示出来，把人生的经历告知今天的孩子。

还有一句话，我无法改变，那就是儿童文学是讲人生的。童年时有了伤痛，之后就剩下了丝丝的幸福。这种幸福会慢慢地滋养生命，有时，你不会有感觉，但是，它又实实在在地支撑着你。

第一辑将是对童年生命的还原和记录。后面呢？是今天孩子的生活和幻想中的生活。没想到，我一接触到当下题材的时候，竟然有那么多性格迥异的孩子和千奇百怪的动物奔到我的笔下。

每一个孩子和每一只动物，都是一个谜语。作家可以是揭秘的人，也可以是跟读者一起探谜的人。

有一天，我惊奇地发现，命运多舛的童年，给了我太多的压抑和不幸。那种压抑，同时压抑了一个孩子不该丢失的幻想能力。一直到我快要老的时候，这种能力才打开了一道缝隙，让想象的风吹进来。

后面即将出版的作品，可以让读者感受到这种自由的风。我将乘着这自由的风，继续我的创作，就像我一直在做着的那个不能结束的梦：飞过童年的冻土带。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日夜于哈尔滨

那段历史人人都应该知道。

若不知道，我来告诉你。

我不能写一部只关乎一个人的小说。

——题记

contents

目录

第一部 三个人

- 第一章 亦德是男孩 / 3
- 第二章 亦德看见爸爸手里的那个家伙 / 9
- 第三章 血日 / 13
- 第四章 岳义的诞生 / 23
- 第五章 岳义的记忆力 / 26
- 第六章 岳义对面前的一切都不满足 / 32
- 第七章 幼男和猫 / 38
- 第八章 晴雪天 / 44

第二部 黑与白

- 第一章 不要风暴只要平静 / 53
- 第二章 消极神话 / 60
- 第三章 乘北风飘去 / 66
- 第四章 三月的事 / 75
- 第五章 那天，中国没有老师 / 84
- 第六章 再度孤独 / 92
- 第七章 舞台游戏 / 98
- 第八章 黑白宽银幕故事片 / 107

第九章 驮诗的马车 / 117

第十章 第一朵黄花 / 129

第三部 乐园

第一章 患病的不是一个 / 141

第二章 追杀乌鸦 / 152

第三章 巢 / 162

第四章 欢乐试验 / 172

第五章 都是寓言里的主角 / 182

第六章 天梯 / 192

第七章 冬季运动会 / 205

第八章 战争的脚步声响在门外 / 217

第九章 坑道世界 / 225

第十章 钻天鸟行动 / 237

第四部 灰烬

第一章 林间净土 / 249

第二章 土生土长 / 258

第三章 红房子 / 267

第四章 尘埃蔽天 / 277

第五章 审判乐园 / 286

第六章 北大荒传说 / 299

后记 / 305



第一部 三个人



第一章 亦德是男孩

这是一九六八年北方冬天的黄昏。一个拥有八万人的农场里，那座满目创伤的俱乐部轰然一声倒塌了，结束了它辛劳的一生。随葬的还有墙壁上花花绿绿的大字报。那是三月，凛冽的风带来的雪尘又扬了它一身，使它的葬礼显得哀伤而又动人。俱乐部主任，一个未老先衰的老头儿，正悄悄走近它。就像所有活着的人走近熟悉的死人的床前一样。昨天，他还站在台上，垂着头，接受批斗。现在，他绕着废墟转了半圈，便坐在雪里了。但他的目光并没有休息。好像有什么东西遗失在废墟里了。任何人都读不懂他脸上的表情。他好像从另一个世界匆匆赶来，对眼前的一切都觉得陌生。但眼前的废

墟又分明勾起他心里美好的往事。他不停地搓弄着两只手，似乎这样会发现他要找的东西，那东西就压在倒塌的土墙下，暂时被掩藏着。他看见一只硕大的多毛老鼠沿着狭窄的断壁墙根跑到更黑暗的地方去了。他停止了寻找，心里被悲哀的尘埃笼罩着。

那个冬天，俱乐部主任死了。

一个叫亦德的少年来找他时，还不知道俱乐部主任告别了欢乐，已弃世而去。老头儿把许许多多的故事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亦德用他那个年龄特有的敏感，在到处覆盖着白雪的清新的早晨，观望着一九六八年三月的农场街道。地处广场中心的俱乐部的倒塌，像一口巨大的铁锅被人踹露了底，令人心事重重，饥肠辘辘。

当这个叫亦德的少年离开废墟的时候，又有几个赶来为俱乐部吊唁的北大荒孩子在叹息。

在那个冬季的每一个夜晚，成千上万个北大荒孩子，都在重复着一个相同的带着悲剧意味的梦。他们面对着空旷的大地，小声说：“我们还能干什么呢？”

亦德又沉进梦境里与俱乐部主任重逢。那种相会的欢乐只有亦德一个人知道。只有他一个人吃力地编织着即将消失的故事网。

他醒来时天色已白，枕头上是湿的。那是他用泪印在上面的灰色云块。

谁能帮助他泅渡这片伤心的河流呢？



他起来了，只是脑袋离开了枕头，梦中的疲劳依旧在折磨他。他像披斗篷一样披着印有血红太阳的棉被，还是有点儿冷。这样坐了一会儿，好像轻松了一些，他开始穿衣下地。他抬头望了一眼窗户，阳光已把玻璃窗上的霜花融化了，可以看见窗外无表情的天空。炉子上坐着一个大号铝质锅，那里面永远盛着温水。他舀了半盆温水，把两手插进去，望着清水里变了形的手不动。他觉得那手不是自己的，是谁把一双丑陋的手放在自己的视线里，让他不安呢？他惊慌地动弹了一下，水纹便把不快赶跑了。

他走出屋门的时候，猛然看见家里的母鸡们惊恐地立在篱笆障子上，脑袋都触电般摆动着。原来在院子外，姐姐亦白正蹲在雪地里，剁掉了一只母鸡的头，白瓷碗歪歪地放在雪上，碗里是红得发紫的鸡血。

亦白转过头对亦德说：“你瞧它，头都没了，脖子上的气管还吱吱响着冒气呢！”说着，她用手里的菜刀拨动着无头鸡，刀上的血滴在白雪上。

“讨厌！”亦德厌恶地吐出一句。

“看你还是个男的！”亦白朝弟弟撇了一下嘴。

“看你还像个女孩吗？”亦德回了一句。

亦白挥了挥菜刀：“去去去，我的小小妹妹！”这无疑是在嘲弄亦德。

亦德觉得血一下子涌上脸来，他上前一步，把那只装有鸡血的碗踢翻了。血溅在白雪上，变成了一幅恐怖的图案。

亦白恼了：“我的鸡血，是洗脸用的！你知道鸡血是洗脸

用的吗？它能防冻，养皮肤！”

亦德这回笑了：“哪个老妖婆告诉你的？用它洗脸你还不变成鬼啦？”

亦白变得气急败坏，她弯腰拎起无头的鸡，朝亦德身上甩去。那只无头鸡在空中画着奇形怪状的曲线飞过亦德的头。亦德猛地跳开，但已然晚了。他感到脸上淋上了冰凉的几滴，用手一抹，是鲜红的鸡血。他喊叫起来：“讨厌！”慌忙抓了一把雪在脸上死命搓。

这时候，亦德不知道爸爸和妈妈上哪里去了，而发了怒的亦白，正第二次抓起无头鸡朝他身上甩去。这回，亦德没有逃脱惩罚，无头鸡在他胸上重重地撞了一下，留下一摊紫色血迹后，落到脚下去了。

亦德低头呆呆地盯着衣服上的血，还能闻到鸡血的腥味，他一动不动地僵立在那儿。他突然觉得胸口上的那摊紫色血迹，像是被人用枪打中后流出的。体验到这一点之后，他反而安静下来，抬头望着亦白。

亦白看清亦德的眼神后，也呆住了。她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她大概发现弟弟的眼神不平常了，所以她有些胆怯地告饶了：“亦德，我不是故意把你衣服弄脏的，它可以洗掉，你看，用雪就可以擦掉。”亦白说着，抓一把雪就在亦德的前襟上揉搓起来。

亦德没有表情地站着。

亦白还在尽力用雪擦洗弟弟胸口上的鸡血。

亦德心里想，这血不是沾在自己身上了吗？有什么可怕



的？过去一见血就哆嗦，看见别人宰只羊好像杀自己似的，跑得越远越好。有人说这是晕血，就像有人晕水一样。现在也不晕呀！那过去哆嗦什么？

“你们在干什么？”妈妈从远处赶着一头猪走过来，这头猪拱开栅栏跑了。

亦德说：“姐姐杀鸡，把血弄到我衣服上了！”

妈妈冲着亦白说：“你这么大了，别听人家瞎说。雪花膏养皮肤，鸡血只能长雀斑！想美都不会，傻丫头蛋子！”妈妈把猪轰进圈里，顺手把在路上拾的冻白菜帮子扔进圈，听见猪咋吱咋吱地嚼起来，才转过头跟亦白说，“以后别杀母鸡了，怪可惜的。妈不是不让你美，等猪卖了，什么好雪花膏买不来？去，把弟弟的衣服洗干净！”

亦白伸手解亦德的扣子，往下扒衣服。

妈妈又说话了：“到屋里脱衣服，别冻着你弟弟！”

亦德没听见似的，三两下脱下上衣，扔给亦白，转身走了。

当亦德转到路上时，他可以望到自己家里宽敞的后院，夏天时后院里种满了黄瓜豆角。如果走过住宅区，就可以看见修造厂永远冒着浓重黑烟的大烟囱。有时风吹过来，能让亦德闻到烟囱里排出的焦臭的气味。天空晴朗时，亦德还能看清大烟囱上，从上至下书写着一行仿宋体大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亦德想，写这行字的人，才真正艰苦卓绝，不知他爬上去，比攀登珠穆朗玛峰能省多少力。那一行大字谁都能背下来，为什么还要写它？这烟囱也够吃苦的了，没有吃苦精神，能光着身子熬过北大荒的三九严寒？亦德胡思